



挂在边境的彩“链”

□景风鸣

壹

车随山转，路随江行。具体的海拔与纬度，耳膜是有体会、也有记忆的。爬高、盘绕、缓坡、下行。终归是长白山脉，即便是山谷，也有相当高的海拔。

长白、临江、集安，几座边城，是吉林的南端，也是鸭绿江流经的区域，说成挂在边境的彩“链”也行。贯穿彩珠或宝石的，便是逐渐热起来的331国道。

当然放眼国内，这条国道贯穿的县城太多，山景、江景、村景、市景，各类彩色交织叠加的部分，主要在东北段，尤其在鸭绿江与图们江畔。

车在山脉与江水边穿行。任何奇异的风景，都吸附于车轮的运转之中。此时，我已经到了我国的边境。

我所参观的民宿院落，屋脊以下、连着山坡的房后坡，被顺势改建成平缓的看台。我坐在看台上，看着山坡上的果园中，人们兴致盎然地收割青菜。看他们身披的朝鲜族五彩裙，化作一条条彩带，在人群中穿过来又穿过去。每个人的头顶、鬓侧、胸前、腰际，均是盛开的杏花、桃花、苹果花、梨花。

疏密有致的果园，任何地方都要有阳光照耀，让风全方位地吹进来。

果园顺着山坡与地势向远处铺去，一直铺到坡的转弯处，向村落与街路铺去，渐与干净的街巷、齐整的房屋、木质门窗、翘檐瓦融在一起。若是此时下了雨，你甚至可以光脚在街上、栈道上闲逛。对于任何小憩者与暂居者，这才是足够的休闲。

在雨后的树林石径或木栈道，迎面而来大团的湿润空气，我赤脚或踩着拖鞋慢行。放在任何一地，这样的环境实属难得，更何况山巅云涌，河谷溪流，江岸湿地。

长白山脉，鸭绿江畔，东北风物，边地山水。

隔江的山坡上树木稀疏，像是不喜绿树满山，其实更是因为种植庄稼。所有的土路、砂石或者柏油路面，均看得见根土，主要是因为路面薄，褐黑的山土之上，铺着一层灰白的石料，两种颜色相互映衬，很是显眼。

在那个房坡相连的创意舞台上，人们可以唱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，唱《红太阳照边疆》，唱《骏马奔驰保边疆》……

可是，在自然的风中，开怀大笑可以，张嘴唱这些歌却何其难。仿佛解开敞的空间不予支持，只有信天游、呼麦以及各类民歌，才合得上。

在众人的齐声歌唱之下，天上的云彩、地上的花香果香，都会加入进来。

贰

那些山，是有味道的：田野的味道，山岭的味道，小城的味道，一切入鼻的味道。对各类行者与旅人，这里的空气清新、馥郁、爽朗，涌得进鼻息，可以大口大口地呼吸。

连绵的远山之下，小路或者国道旁边，总是偶见整齐、崭新、颜色艳丽的村屯，十分和谐亮眼。人数不多的村民，令人惊讶地保留了山东、河北等地古老村屯的习俗。走在这里，动辄有质朴浓厚的山东口音，连胶东及鲁西的方言语调，都有所体现。就餐时，主人总是习惯性地端上一盘浓香的大煎饼。

天刚亮，一些山菜早早地被摆放到市集上，有进山采摘的，有自家种植的，有各村屯收购的。邮局早早地开门迎候了。标准的遮阳篷下，快递公司的代办点也专设于此。游客可以随时购买，随时打包，把山菜寄向远方，也寄送出大山、江水、边境、春光。朝鲜族的特色食品“挂珠粒”，有糯米成分，一张干饼上粘着崩开花的大米粒，令几个蓬着头发的网络作家爱不释手。他们捧着大饼，做出酣睡方醒、开心开吃的模样。

东北大地，东北风情，东北人群，如此有机地掺混在一起，构成了东北生活。在这片土地上的，也因此被不由分说地统称为东北人，且不肯拆分。外地人，总喜欢这个易记的统称，况且无论地域方位抑或人文风情，都是如此难以区分。

与各个山城镇村相比，十八道沟村的山间区域是相对宽敞的。这个同样被远近山峦包围的村落，道路不是在山脊上与山腰中，而是延宕在山脚下。村屯的房屋出乎意料地密集，很有些平原村屯的意思。由于正在修路，路边堆积了不少土方。不过，下水管道自来水管道一并进行铺设，就不费二遍事了。

青草攒堆儿生长的時候，长白山脉也是优良的高山牧场。人们可不是把牛撵在山里完全不管了，而是等它们妊娠及待产时运回村屯里来。村民们还要定期上山，给乐得自在的牛们送些盐，提供各类微量元素。粗放而省事，自在而省心，天然而省力。黄牛养殖、林蛙养殖、山鸡养殖如此，连林下参的种植也如此。

山的气味里，包含着独特的硫磺味。作为山的一味，丝丝游荡在十八道沟。驻村第一书记说，他们这里距离正火爆的331国道，只有约4公里。4公里的距离，任凭最普通的自行车，都是拐个弯就能到达吧。驻村第一书记十分肯定地告诉我，相对于长白山脉普遍的山青水甜，硫磺温泉则更为稀有。这里的硫磺品质与浓度突出，真的是好上加好。可预见的是，这有望成为资源利用、造

福山民及远近客人的游览热点。

驻村第一书记的话，也是十八道沟村民的心里话。他带着作家们去看硫磺温泉。距离几个咕嘟冒泡的泉眼尚有几百米，我们就嗅到了硫磺味。三四个泉眼的上面盖起了屋子，墙面呈现出一种被碱洗过的白，像是被草原的硬风长久地吹过。

含硫磺的温泉被围在砌着白瓷的池子中，其风格有如老东北热气腾腾的澡堂子。一层腾腾的白气，把我们热得龇牙咧嘴，一点点适应着浸入。浑身的汗毛孔全部扩张开了，层层的大汗淋漓地排出。我们全身通红地躺在池边，只觉五脏六腑透彻又清爽。而这个药池子，水温应不到六十摄氏度。若温度再高些就更好了，或者直接挖出一道凹槽，倒入鸡蛋，让带有地热的热泉或药泉，将鸡蛋煮出蟹黄般的蛋黄。

身处群山，毗邻河谷，我感受着长白山的绵延不绝。想到石油、天然气与煤炭大多与盐碱地、草原、沙漠戈壁有关；而所有的矿泉，尤其矿物成分独特者，大多存于山地。这些似乎都没有沃土平原的事儿。看来，平原沃土主要是用来种粮打米、特别是生产优质米、高产米的。

好在无论何种地貌，它们都是大自然的库房。山之库房，藏于巨古矿脉；而平原沃土的库房，藏于一年四季、岁月轮回。通过农事物种及春耕秋收，供养着万千生命，构成仓廪富而天下足。

叁

缓缓流淌的鸭绿江，也有涨水的时候，将岸上的痕迹和人们对此的记忆，一起刻录于大自然的印痕。彼时，它会漫江（江水漫到岸边）吗？可叫漫江的地方，的确不在此。也就是说，以漫江这样的地名记载汛情的，并不是这条江，而是另外一条流域更加广泛的松花江，是松花江上游的一段，是一段里的一小段，是一小段里的小江湾。

而此刻，身处鸭绿江边的大地山水，一位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同行作家，指着草木葳蕤的江心岛告诉我，水大的时候，整个岛都被淹没了，连树木都看不见。他在倾诉他的青春记忆，他的记忆包含了江心岛的见与不见。提到《克拉玛依之歌》的词曲作者吕远，他眼圈一红。吕远先生是从这方山水走出去的，顺着当年远未修成的国道。他们的话题中，共有一处茂盛的江心岛，水涨了，那岛就不见踪影；水落下去，则满岛葳蕤。

江水，一点一点地涨起。一处水宽浪急的地方，叫白浪滩，一位前辈诗人曾深入这里，创作出《鸭绿江上的木帮》；另一位上过抗美援朝前线的著名诗人，将边地山水写到了日记里：“清溪总是傍着山崖，山崖满含热

爱俯视清溪，在她的眼中看自己的身影……自然界是和谐而美丽的。只要你怀着爱意去看。”

无论临江还是长白、集安还是丹东，无论和龙还是龙井、图们还是琿春，鸭绿江、图们江穿山而来，破雾而至，流淌而过。所流经的地方，无论平川峡谷、势高势低，长白山脉的山崖河谷都盛着它，而它从头至尾是依恋山脉的孩子，须臾不曾离开，吟唱起《山的恋歌》。

沿着331国道，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村镇、企业、园区，看到了葡萄、草莓、桃李、五味子、地瓜、蔬菜的种植。我们此行一般由村干部或相关单位派来的驻村干部担任讲解，因这份集体事业有他们的参与谋划，所以他们讲的大多清晰而有条理。有同行作家自称山东沂南人，和山东口音的地瓜大嫂论起老乡，便知晓了这里的地瓜及种植技术的大致来处。但一代、两代、三代人过去，关内的地瓜早带上了长白山的温差与日照、风向与湿度、土壤与坡度，成了注册商标的当地特产。

那位大嫂的地瓜秧，不是像山东乡间那样，随意栽到窗台下、普通的砖池子里，或挖就一方土坑，盖些柴草即可，而是敬请到火炕上。炕面覆上尺把厚的沙土，沙土之上又蒙着一层塑料布。地瓜都是卧着埋进温床的，种地瓜的大嫂说，这样种植发出来的秧苗多。那些秧苗在她手里，仿佛特别增加了柔韧度，卷来卷去的，丝毫不娇气。精瘦的秧苗，纵是一点沙土不带，如同水冲洗过一样，根须纤毫毕现，却不影响伸枝展叶。这到底是地瓜的适应性，还是她彻底掌握了种植培育规律？

走过几个不同的村子，发现这里均是整村的特产种植，追求规模效应，叫“一村一品”。那些整村屯的草莓，均是带着充足水分的，咬上一口，汁水直往外淌。如此种地打粮倒成了稀罕事。可适合种林下参、五味子的地方，要是真的种了平原即可生长并且品质更好、产量更高的大苞米，人们也会果断出手阻止吧。

肆

山里的小城，和平原上的小城不同，和草原地带的小城也不同。草原地带的小城，每到季节，成千上万的大鸟在头顶盘旋、栖息、飞过。平原上的小城，若在一定的高度，爬望火楼子、乘飞艇、使用新兴的无人机，会看见百里平畴以及一弯弧线，弧线之内，村镇散点如游弋的星帆。

连绵大山里的小城，如层层山峦的深处正在盛开的花。层层的山峦，是它的营养丰厚、供应充足的叶。这样的花，叶片大，花朵小。沿江沿河，穿山过坡，我在看过万千的

风景之后，方睹一座座干净、平静又具活力的小城。小城一尘不染的街巷，小城的江边山月、空气、风、道道山岭都是好的。

这些小城的生活是如此宁静，却又与外界息息相关。顺路而过、专程而来的游客于此体会它的多彩斑斓。走遍小城的角角落落、早晚集市、不同街路，更兼沿江而行，沿山而行，沿路而行。

结伴探寻各道沟岭，漫步不同的乡镇村庄，只因不只远方有诗，还因此心天然地朝向远方。其他长白山脉的山区，也适合逐渐潜居下来。专选小城最好。居住，访友，租下房子住上一段。

经历边地四季，感受东北春秋。

不过，无论天上一日，也无论人间百年，开花的顺序是一致的，结实的方向是共同的。恰如鸭绿江与图们江水，沿着各自的航道，静静地朝向大海流去。又恰如长白山脉的这些支脉，支脉中的多少道沟，沟中的多少水，均沿着由高到低的路径，追逐着向相应的江流汇聚，形成令人惊异的蜈蚣状水系。

那沟中的河水，是不折不扣的山水。岸边的石上青苔，都跟着鲜活青绿，绝无一丝滞腐。它们的水是白的，所以叫白河。它们的浪是白的，所以叫白浪。

初夏季节，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开遍了、开谢了。剩下的一株两株，不知什么原因寂寞地迟开。花形如细绸般微皱，线条精美，花叶虽不甚丰满，但别致舒展。其色调与风姿以及所激发的理解，作为生活的美学元素，走进了日常民族服饰及各类图案花卉。

相对于映山红，一种叫桃李的植物正值花期，几乎所有提到桃李的人，都调动着自己的视觉、味觉与记忆，投以微笑，对这个桃与李嫁接出来的品种，忍不住味蕾流芳。

诸小城的干净和美丽夜色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那些无以掩饰的澄静，是阳光照彻之下的澄静，是美丽山水之间的澄静，是从个人到他人、从行动到内心的宁静。

身处世之繁华，内心却保持素朴。而历史与文化，江水与大山，亦给边境生活以不同的标注。每当晚饭后到江边散步，望向夜间波光粼粼的水面，会涌出暗潜的激动，我的爱山爱水、爱国爱家之情倍加萌发，不能自己。

行驶在江畔，或疾驰于陆界边道，是你的祖国让你从容而行。是你的祖国，那些静悄悄的水汽和云层之下、阳光直射的山川地貌，支持并给你任何行走的动力。

你是祖国殷红血管中的一粒红细胞，紧紧相依都不够，需要时时刻刻融为一体。你是它任何一片山川地貌中的任意一棵树，长在崖畔、沟渠、路边，长在广场、街道、公园。

那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于你而言，你的树影在它的山地愉快地摇曳婆娑，你的生命长度在它平静安好的田野上丈量。

